

简默 / 著

太阳

THE SUN OPENS THE DOOR

开门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简默 / 著

太阳开门

THE SUN OPENS THE DOOR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开门/简默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209 - 08254 - 9

I. ①太…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7726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太阳开门

简 默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20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8254 - 9

定 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634)6216033

目 录

第一章

1 素 描	3
2 “0001 号议案”	6
3 乍暖还寒	11
4 在 场	15
5 父 亲	18

第二章

6 探 望	27
7 私生活	31
8 “铁交椅”	34
9 “末代局长”	38
10 白骨塔	42

第三章

11 暗 访	49
12 交 锋	55
13 “消防大队长”	62

14 醉与醒	66
15 返 乡	72

第四章

16 拂 袖	81
17 离 婚	86
18 掣 肘	96
19 忆 旧	105
20 盖 子	113

第五章

21 不眠之夜	123
22 第一次握手	135
23 堵 门	143
24 上 访	149
25 面 子	157

第六章

26 解 围	167
27 发 难	173
28 拜 访	183
29 降 格	194
30 阴 谋	200

第七章

31 炸 弹	209
--------------	-----

32	白骨塔	218
33	职代会	226
34	一身是假	235
35	农轮工	241

第八章

36	女掘进队长	257
37	奶酪之争	264
38	第八座铜像	271
39	扎根与离乡	281
40	大声呼吸	289

第九章

41	大拆迁	299
42	父亲上路	306
43	太阳开门	310



第一章

1

素描

打开一张“中国地形与矿产图”，你会发现，自西向东，从南到北，许多城市边儿都标着“■”的符号，那便是煤的踪迹了。

如果你有机会乘火车或驱车与这些黑脸膛的城市擦肩而过，你会发现在坦荡的平原上或起伏的群山间突兀起了一座座“山”，像是猛然横空出世的。不远处，依傍它们周围的是稠密拥挤的房子和人烟。远远望去，“山”是单调的灰红色，寸草不生，当然也就没有一丝绿意。看得多了，你会纳闷这些“山”咋都是一个模样，刀削斧劈地耸立在那儿，没有山的起伏，就像是人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这证明你的感觉很对。初见这“山”的人往往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着车窗外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山呀？”了解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会不屑地撇撇嘴，却并不回答。

这时你或许会嗅到一种味道，纯净、溽热、古老，有些呛人，好像是从大地深处遁出的，混杂着沉默的泥土，坚硬的石头，潮腥的沼泽，腐烂的乔木、水草、蕨类还有其他植物的气息。这同样证明你的感觉很对。这味道从你的鼻子开始，进入嗓子眼最终落定在肺叶间，如果你忍不住打上一个响亮的喷嚏，这说明你的肺叶很敏感，很娇嫩，也很细腻，同时也说明你与这城市、这“山”、这味道都有一定的隔膜与距离。

你或许还会邂逅一列列火车从你耳旁呼啸驶过，抑或一辆辆加长拖斗的

货车鸣着笛儿警告你躲远点儿。火车敞开的车厢和汽车的货厢里都盛满了又黑又亮的东西，有时是大块的，有时是细末末，都冒了尖地抓住你的视线。有人说那是乳汁，是大米，是面粉，养活了城市与人；也有人说那是精血，是骨头，是脉搏，支撑起了城市与人。

如果凑巧一阵大风刮过，车厢里没遮拦的又黑又亮的颗粒会随风起舞，与地上的灰尘一块携手漫天飞扬，猝不及防的你也许会被灌上一口。而后你会手忙脚乱地关上车窗，揉揉眼睛，边咒骂边自认倒霉，转眼间车已逃也似的将这一切甩到了脑后。

如果你再有机会进入这些城市，比如说我下面要写的林海市，最好是住上些日子，你就会被脚步牵引着来到这“山”前。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是冥冥中的力量与气息引领着你，一步一步地走向和接近它。站在它面前从下往地上仰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像一个矗立的三角形，坡度平缓，棱角鲜明，的确是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堆积它的东西叫矸石，是混迹于煤里的寄生物质，与煤一起被从数百米地下采了上来，“山”因此就叫矸石山。有人会告诉你，这“山”经久了太阳曝晒和暴雨冲刷，会自燃滚滚冒烟，还会激情爆炸，碎石像流星雨似的四处迸溅，当场烧死灼伤过人。你或许因此会对这“山”生了些畏惧与困惑。还有人会告诉你，这矸石可是好东西呢！三年困难时期，日本人要用一斤大米换咱一斤矸石，据说从矸石里可以提炼出类似铀的物质（那可是制造原子弹的好原料哟）。可咱勒紧裤腰带饿着瘪肚子硬是没答应换。你或许又因此会对它刮目相看。

当你问这“山”有多少年时，有人会自豪地一笑：“比我爷爷的父亲还要老。”这听上去像一道难解的算式。等你算出这“山”至少已有上百年历史了，那人已撒下一串笑声飘然远去了，背影的方向直通矸石山。

紧接着你会看到高高的井架、旋转的天轮，还有黑亮到骨头的煤，嗅到又浓又重的煤味儿，这时你已经进入一个煤的世界、煤的海洋了。

再走，你会发现这些城市独有的“一城两重天”的景象：一隅是行政区

和商业区，另一隅是矿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繁华与凋零，热闹与沉寂，欢喜与辛酸，都在这儿隔眼对望。

走着走着，你会随时随地碰到一些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黑：那种沉淀入生命的黑，刻骨铭心的黑，水洗不褪刀剐不去的黑，不仅脸黑、眼圈黑，鼻孔、耳朵里也都是黑。他们常年在井下采与掘，额头下皮肤沿安全帽檐的一圈儿地方印有明显的红斑，和军人额上被军帽箍出的那圈痕儿一样，也叫“帽晕”。但对他们来说，它还意味着那是在潮湿漆黑环境下长期形成的，是风湿与皮肤病症。他们的眉梢间沾着煤黑，眼睫毛里藏着煤粉，日子久了，长进肉里，洗不净了，变成了一对黑色的圆圈，明显地刻在脸上，就像两只熊猫眼。

他们乘着罐笼呼呼生风地直线下降深入大地内心，四面石头夹一块肉，柔软与坚硬狭路遭遇在黑暗和漫长里。他们穿过巷道，嗅着煤的芬芳，在同一个掌子面并肩挖过煤，甚至一起与意外和伤亡擦肩而过，就是生死兄弟了。他们凑到一块儿，端起碗喝酒，放下碗说女人，没遮没拦，荤七杂八，只为图个痛快自在。在他们中间，没人认你是啥官儿还是天王老子，他们不尿那一壶，只认与煤有关的东西，比如煤癍、煤黑、煤味儿，等等。

说说煤癍。如果你有幸和他们在澡堂里洗澡，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上也黑，还有一块块的癍痕，像天一样蓝，像煤一样黑，醒目得像印刷物中的黑体字。这也与煤有关，就叫“煤癍”。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一次次危险、幸运与光荣。

有人说，他们出差在外，远离了自己的城市，一周后吐出的痰里仍有黑丝丝。也有人说，他们的老婆尿出的尿也是黑的。这说法粗俗了点，但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一切都与煤和黑有着不解之缘却是不容置疑的。

他们中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刚下井采煤那阵子，井下沿用的是风钻干打眼，石头末末像开花似的四处飞扬，粉尘弥漫浓度很高，不少人吸了都患了矽肺病，好端端的肺变黑了，钙化了。这种病年轻时还不怎么觉得，但随着年龄逐渐大了，那就遭罪了，频繁地咳不说，还不时感觉胸痛与闷，喘不

过气来，憋得满脸通红，大口出气，死去活来，惨不忍睹。如果你有机会到这儿住上一夜，清晨首先唤醒你的准是那一声紧似一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那咳声很痛苦很沉闷也很无奈，夹带着心灵最深处的血丝，黏稠稠的，即使再用力也压抑不住，像严冬里腌制风干了的香肠，像被纷飞战火洗礼撕扯成一条一条的破布的旗帜，又像钝物敲击空荡荡的大瓮内壁回荡不散的声音。这时你循声敲开一家门，这家准与煤矿息息相关，而且家中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矿工。清晨唤醒你的就是他，是他的伤痛与苦楚牵引着你来到了他身边。

他们有时闲得慌了，内心没了着落，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样老化了，生锈了，这时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乘上罐笼到井下去擻擻煤，闻闻煤的香味，摸摸煤的体温，活动活动臂膀和腿脚，从头到脚透彻地出上一身汗。等到一个班下来，浑身都活动开了，又乘上罐笼升井去洗个澡，感觉年轻了，润滑了，内心踏实和平静了，再往床上一躺摆个“大”字，那才叫放松与舒坦呢！

他们自嘲为煤黑子。有人说他们傻大黑粗，黑不溜秋地靠边站。其实他们就是矿工，俯下身子采煤，抬起头来脸上有煤。他们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更是神经与灵魂。

2

“0001 号议案”

坐在省委第一会议室里，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石汉涛有点儿忐忑不安，

起因当然与那份惊动总理的“0001号议案”有关。

五个多月前，中共松江省委七届三次全体会议首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8个省辖市的11名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表决，11名人选均获通过。作为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推荐人选，石汉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新闻媒体后来称他们是松江组织史上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石汉涛至今记得在省长冯之初宽敞雅致的办公室里，这位松江省最高行政首脑同自己谈话的细枝末节。

冯之初听似随意地问：“汉涛同志，最近有什么大作呀？也送给我‘雅正’一下嘛！”

石汉涛据实答道：“思考了一些，还不成熟。”

冯之初很感兴趣地又问：“哦！哪方面的？”

“是关于我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

冯之初笑了，指了指石汉涛说：“你这个石博士呀！当初我们读了你发表在《经济日报》和《经济研究》上的一系列文章，还有那几本关于国企改革的专著，打听到了你是北大的经济学博士，而且是从咱松江出去的，就动了将你挖回松江来的念头。我们也算因文生缘吧。开始你还不愿来，是舍不得京城，还是嫌我们松江庙小呀？为此我登门去请你的导师李老帮忙做工作。我对李老说，学问特别是经济学只有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会有广阔前景和用武之地，才能造福于百姓、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事业推波助澜。而如今的松江正是这样的用武之地。李老很赞成我的说法，忍痛割爱动员你到了我们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担任副主任。如今两年过去了，你又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有什么收获呀感触呀什么的？说来听听。”

石汉涛神情凝重地说：“上午表决一通过，我就觉得这肩头沉甸甸的，像压了重担似的直往下坠。我是怕辜负省委的信任与期望呀！”

冯之初笑道：“好！有压力好呀！责任使然嘛！——但是，请你记住，到了一个新战场，要轻装上阵，沉着应对，不要让困难压垮了。大丈夫还是

应该有点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本色嘛！”

讲到这里，冯之初打开笔记本，开始了和石汉涛的正式谈话：“汉涛同志，下面，我受鹤年书记的委托和你谈谈。谈什么呢？首先，我要讲的是新老班子的衔接问题。知遥同志调省里工作了，文樵同志改任市委书记了，你到了林海，当务之急是要配合文樵同志筹备开好人大与政协两个换届会，还有党代会，实现新老班子的顺利衔接和平稳过渡。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放手开展工作。”

石汉涛专注地听着，不停地做着笔记。

冯之初继续说：“搞经济研究是你的强项。但担任一个400万人口的城市市长，毕竟与在书斋里做学问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对待林海市市长推荐人选的产生问题上，省委是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的。你来松江工作时间不短了，跑了不少地方，也有了一些思考，总不能老待在机关纸上谈兵吧？是该到林海这样的大舞台上升华和飞跃的时候了。林海是松江的老工业基地，也是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实现转型是个关键问题。省委要求你到任后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充分解放思想，全心全意谋发展，为山穷水尽的林海探索出一条柳暗花明的转型之路，重振这个老工业基地的往日雄风。”

石汉涛周身的血一下子沸腾了，心一下子热了，哽咽着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个省长和一个市长，哦，准确地说是一个市长推荐人选，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结束了一场严肃的正式谈话。

石汉涛扪心自问到林海上任以来，工作还是称职的。他这个履行了市人大的程序，经人民代表选举出的市长，在必要的绕场一周熟悉人头后，就扎下身子泡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省委最近专门下了文件，要求领导干部一年中要拿出相当时间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还要自己动手写文章。因此在石汉涛提出那份后来被称为“0001号议案”的《关于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林海问题的议案》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位年轻的前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

过是在林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的位子上继续他的老本行，耍耍笔头功夫，走走过场，做做表面文章，讨得省委的欢心而已。

但当石汉涛将一份打印好的议案送到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曾文樵面前，十分客气地请他过过目、把把关，并说要在即将召开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为议案提出时，曾文樵不禁认真地看了石汉涛一眼，迭声说：“辛苦了！辛苦了！”

仅仅过了一天，曾文樵驱车到市政府来找石汉涛了。一进门坐下，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了那份议案，说：“汉涛同志，材料我看了。思路清晰，数据翔实，观点明确，很富说服力！不愧是大手笔呀！”

石汉涛谦和地一笑：“我来的时间短，情况还不完全了解，有些想法还不成熟。”

曾文樵摸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一口避开话题说：“林海这地方不简单哟！过去因煤而建，因矿而兴，新中国成立后又因煤设市，是最早的能源工业基地之一。从这儿走出过共和国的煤炭部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和慰问过，有着光荣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我有时想，她就像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军人，到死都是立正的。如今煤炭枯竭了，城市走下坡路了，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了，老军人要捧着勋章讨饭吃了，顾不得面子和自尊了。可你想过没有，这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一时是接受不了林海的现状的，是不能正视林海的困境的。那些耀眼的勋章，那些闪光的数字老是晃动在他们眼前，他们愿像保卫生命一样去保护荣誉。你这份议案一抛出，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面临许多困难的。枪打出头鸟嘛！我说的你理解吗？”

石汉涛点点头说：“我理解！”他想说去年林海的GDP仅占松江省的1.5%，位列全省倒数第一位，GDP平均增长率竟然低于国内西部地区，这不是在捧着勋章讨饭吃是什么？但他欲言又止，沉默了。去年的林海市长正是现任市委书记曾文樵，自己现在提出这些，不是戳他的痛处，让他当面难

堪吗？自己可不想位子没坐稳就弄得党政失和人心猜疑啊！于是他小心地说：“曾书记，揭示问题和矛盾，正是为了解决它们！没有谁会否定那些勋章。恰恰相反，我们所要做的正是重新擦亮勋章，让林海这位光荣的老军人永远健健康康地站着，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倒下！”

曾文樵面无表情地说：“那好吧！”

不久石汉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牵头提出了那份议案。由于这是本届人大收到的第一份议案，故被编为“0001号”。那天总理到松江省代表团驻地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落座就问：“石汉涛同志来了没有？”

石汉涛应声站了起来。

总理挥挥手让他坐下，沉稳地说：“你的议案我看了，很好！很有现实指导意义！包括林海在内的松江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转型，一直牵动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你们和其他老工业基地一道，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也要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做好二次创业的准备，实现城市转型，尽快突围脱困。”

会后石汉涛听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赞成的说他一下子号准了林海的脉，抓住了林海的沉痾顽疾，是该下猛药疗治林海了；反对的说他只顾个人出风头，危言耸听。全国有一百多座资源型城市，像林海这样资源枯竭的也有六十多座，即使真像他说的那样，咱也没有必要抢着做出头的椽子，尽曝家底，自揭疮疤，舔着血让人家笑话！这不是卖市求荣是啥？这些话都如实地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省委书记林鹤年的耳朵里。林鹤年眉头紧锁，却不说话。有人便揣摩他的心思，说石汉涛不懂政治，误打乱撞，让林鹤年下不来台了，自己要跌跟头了。又有人问：“不是听说连总理都肯定石汉涛的议案了吗？”应者冷笑答道：“那是在北京，这儿是松江。县官不如现管嘛！松江谁说了算？林鹤年呀，老虎打盹岂容他石汉涛在身边瞎嘞嘞！”

昨天早晨省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他到省城来，说省主要领导同志要听取他关于林海工作的专题汇报，他就猜测一定与“0001号议案”有关。按常规

来说，一项工作能够让省主要领导同志专题听取汇报，可见省里重视的程度，至少应该是好事。但这次石汉涛却不知是福还是祸。市委书记曾文樵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他跟常务副市长卜洪泰临时交代了工作，在卜洪泰捉摸不定的眼神中叫上司机上路了。

3

乍暖还寒

在石汉涛浮想联翩之际，门外传来了省委书记林鹤年愤怒的声音：“对这种浮夸瞒报、骗官跑官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拿下，永不任用。”

石汉涛心想不知是谁骗官跑官撞到了林书记的枪口上。现在从一级村组织开始，做假账、浮夸瞒报成风，虚火旺着呢！那些看似辉煌的数字拎在手里，不等去攥，就哗哗地往下淌水，像一摊摊委弃于地的注水猪肉。的确有人赖此数字游戏生了“政绩”，骗得了官，却伤了老百姓的心。某媒体形象地称之为“干部扛红旗，百姓饿肚皮”。

省委书记林鹤年、省长冯之初，还有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马知遥前后走了进来。石汉涛连忙站起身来。林鹤年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自己也坐下了，习惯性地看了看腕间的表，歉意地说：“大家临时商量了点事，迟到了十五分钟。现在开会！”

林鹤年扬了扬手中的一份材料，瞅着石汉涛说：“汉涛同志，你这份议案厉害啊！字字如汽锤敲打在我的耳边和心头，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振聋发